

東都事畧卷第八十六

列傳六十九

熊本字伯通饒州番陽人也擢進士調撫州軍事判官稍遷祕書
丞知建德縣縣占漁池爲圭田本悉棄予貧民神宗卽位遷屯田
員外郎熙寧初置提舉官本領淮南路擢檢正中書禮房公事改
戶房六年瀘川羅晏夷叛以本察訪梓夔兩路本曰彼能擾邊者
以十二村之衆乃誘其酋領誅之其徒股栗願效死自贖於是諸
夷皆從風而靡願世爲漢官奴遷刑部員外郎集賢殿修撰同判
司農寺神宗曰熊本不傷財不病民一旦去百年之患檄奏詳明
可嘉也河湟初復以本爲秦鳳路都轉運使熙河法禁閑畧蓄積
不支歲月本奏省官百四十員歲減浮費數十萬八年夏渝州南
川獠人木斗叛詔本安撫夔路營銅佛壩破賊黨與焚蕩聚落以



威德木斗氣索以溱州地歸得五百里爲四砦九堡建南平軍朝
廷議除本天章閣待制神宗曰熊本有文當遂典誥命除知制誥
判司農寺都水監丞范子淵劾鐵龍爪疏河謂可以濬河殺其勢
計所濬退灘地爲功文彥博守北都言小臣與利欺罔詔本行視
坐附會彥博報不以實分司西京元豐中知滁州復集賢殿修撰
知廣州召拜工部侍郎會宜州蠻擾邊道除龍圖閣待制知桂州
至則溪洞酋長請選將練土兵以代戍守益市馬以足騎兵宜州
逐無事初郭逵宣撫安南劉几以廣原郡建爲順州朝廷以爲不
足守詔給賜李乾德疆畫未明而交人狂窺宜州之隙欲并取儂
智會勿陽地搗虛指歸化逐智會智會竄古江乞師本道遣使問
狀交人爲斂兵乾德謝罪本請賜以宿桑八洞不毛之地嶺表遂
安召爲吏部侍郎以疾乞補外除龍圖閣待制知洪州言者謂本

葉八洞爲失謀奪一官徙知杭州又徙江寧府再知杭州未幾而卒有文集奏議共八十卷

沈起字興宗明州鄞縣人也少力學舉進士爲除州軍事推官監真州轉般倉起因父疾委官歸侍爲有司所劾法官論以私罪仁宗謂輔臣曰觀過知仁今以赴父疾而致罪何以厚風教而勸爲人子者邪釋之後爲天平軍節度推官遷大理寺丞知海門縣地卑溽海波至則冒民田舍爲築隄百里引江水灌田田益闢民相率以歸戶口增益除監察御史吏部格選吏以減私姪法無輕重終身不遷起論其情可矜者可限年敘用遂著爲令立縣令考課法設河渠司領諸道水政乞采漢故事擇卿大夫子弟入宿衛選賢良文學高第給事宮省宜專任宦官以論不合出通判越州歲餘知蘄州徙楚州提點京東刑獄改開封府判官出爲湖南路轉

運使凡毛羽筋革舟楫竹箭之材多出所部取於民率以晦計吏
爲姦費或倍徙起計實取之所省什六七官自與商賈交易而民
不擾簿入有餘召爲三司鹽鐵副使兼直舍人院未幾遷集賢殿
修撰陝西都轉運使慶州軍變將寇長安起率兵討平之會韓絳
城綏州不利起亦罷知江寧府爲三司度支副使奉使契丹至其
庭其著位與西夏使人班起曰西夏陪臣不當與王人齒辭不就
列力爭遂升本朝使者班熙寧五年以天章閣待制知桂州自王
安石用事始求邊功王韶以熙河進章惇熊本亦因此求奮是時
交趾亦旅拒廣西經畧失於懷輯數致疑起妄意朝廷有攻取之
議因遣官入溪洞點集土丁爲保伍授以陳圖使歲時隸習繼命
指使因督運鹽之海濱集舟師寓教水戰故時交人與州縣貿易
一切禁止於是交趾益貳大集兵丁謀入寇蘇絨知邕州以書地

起請止保甲罷水運通互市起不聽劾緘沮議起坐邊議罷以劉
彝代之徙知潭州再閱月徙杭州交人大舉陷欽廉邕三郡死者
數十萬人起坐守桂日失備謫爲郢州團練副使會赦移温州卒
年七十二

劉彝字執中福州人也幼沉重介特讀書必求其義舉進士爲邵
武尉再調高郵簿移朐山令治簿書恤孤寡作陂池教種藝平賦
斂抑豪猾扼游惰凡所以惠民無不至也類其事以爲一書名曰
法範熙寧初擢荆湖北路轉運判官留爲條例司屬官乃言更法
非便旋罷權都水監丞出爲兩浙轉運判官奏課稱最遷直史館
知桂州交趾陷欽廉邕三州責爲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又改
涪州徙襄州元祐初以都水監丞召卒于道年七十著七經中義
百七十卷明善集三十卷居陽集三十卷

沈括字存中吳興人也博覽古今於書無所不通舉進士爲揚州
司理參軍編校昭文館書籍熙寧閒除太子中允爲檢正中書刑
房公事遷集賢校理察訪兩浙農田水利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
邊吏報北虜將入寇亟遣中貴人取兩河民車以爲戰備民大驚
擾自宰執以下言不便者奏進俱不省一日括持筆立御坐側神
宗顧曰卿知籍車之事乎括曰未知車將何用神宗曰北虜以多
馬取勝唯車可以當之括曰胡之來民父子墳墓田廬皆當棄去
復暇卹車乎朝廷姑籍其數而未取何傷神宗曰卿言有理何論
者之紛紛也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巫臣教吳子以車戰遂伯
中國李靖用偏箱鹿角車以擒頡利臣但未知一事古人所謂輕
車者兵車也五御折旋利於輕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椎樸以牛
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則跬步不進故俗謂之太平車

或可施於無事之日恐兵閒不可用耳神宗益喜曰無人如此語
朕者當更思之明日遂罷籍民車執政問括曰君以何術而立談
罷此事上甚多太平車之說也括曰聖主可以理奪不可以言爭
若車可用其敢以爲非未幾以右正言知制誥察訪河北西路出
使遼國使還以淮浙災傷爲體量安撫使權三司使遷翰林學士
括詣宰相吳充陳說免役事謂可變法令輕役依舊輪差御史蔡
確論括非其職而遽請變法括亦待罪求去確復言括詭求罷免
有詔令令供職臣切惑焉且括謂役法可變何不言之於檢正察
訪之日而言之於翰林學士之時不言之於陛下而言之於執政
原括之意但欲依附大臣巧爲身謀而已遂罷以集賢院學士知
宣州復龍圖閣待制召還知審官院復以言者罷知青州尋知延
州王師大舉伐西夏种諤帥師入銀夏州而不能有明年括請城

永樂命徐禧李舜舉計議邊事李穰主糧餉遂城永樂距銀州五十里米脂五十里城成賜名銀州砦既而賊二十萬重圍永樂城攻益急城陷於是漢蕃官二百三十人兵萬二千三百人皆沒焉禧舜舉穰死之神宗以括始議責爲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徙秀州復光祿卿分司南京以卒括嘗上熙寧奉元歷編修天下郡國圖著述頗多有春秋機括筆談行於世

徐禧字徐占洪州分寧人也熙寧初王安石行新法禧作治策二十四篇以獻時呂惠卿領修撰經義禧以進士充檢討又上治兵策除鎮南軍節度推官召對除太子中允館閣校勘監察御史裏行沂州劾李進謀反連宗室世居詔中丞鄧綰知諫院范百祿與禧卽御史臺雜治有李士寧者挾術出入貴人間常見世居母康以仁宗御製詩贈之又許世居以寶刀且曰非公不可當此世居

與其黨皆神之曰士寧二三百歲人也解釋其詩以爲至貴之祥
及鞫世居搜得之逮捕士寧而宰相王安石故與士寧善百祿劾
士寧以妖妄熒惑世居致不軌禧奏士寧遺康詩實仁宗御製今
獄官以爲反因臣不敢同百祿言士寧有可死之狀禧故出之以
媚大臣朝廷以御史雜知樞密丞旨參治而百祿坐報上不實貶
禧進集賢校理檢正中書禮房公事安石與惠卿交惡鄧綰言惠
卿昔居父喪嘗貸華亭富人錢五百萬買田不法神宗遣禧雜治
獄方具而禧除荆湖北路轉運副使綰劾禧黨惠卿乞改付吏乃
遣蹇周輔治之會綰貶官安石罷相惠卿獄亦解召知諫院尋差
環慶路計議措置邊防事初陝西緣邊兵馬蕃弓箭手與漢兵各
自爲軍每陳多以蕃部爲前鋒而漢兵守城伺便利然後出不分
戰守每一路以數將通領之呂惠卿帥鄜延以爲調發不能速集

始變舊法雜漢蕃兵團結分守戰每五千人隨屯駐將具條約以
上邊人及議者多言其不便神宗欲推其法於諸路遣禧往禧先
具環慶法上之遣官措置涇原而渭帥蔡延慶以爲不可朝廷亦
是之并難禧環慶法禧歷疏涇原法疏畧且言環慶法不可改神
宗以禧爲右正言直龍圖閣帥涇原以母憂去官服除召試知制
誥兼御史中丞官制行罷知制誥專爲中丞改給事中王師大舉
伐西夏鄜延帥沈括因請城永樂詔禧與李舜舉往相其事括總
兵以從李穰主糧餉城成禧與舜舉括俱還米脂砦明日賊數千
騎趨新城禧亟往視之或說禧曰本被詔相城禦寇非職也禧不
聽與舜舉稷俱行括獨守米脂比及永樂賊傾國而至前將高永
能請及賊未陳擊之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禧執刀自率
士卒拒戰賊衆不啻十倍分兵迭攻重圍旣合官軍不利禧汗流

如雨賊逼門門閉城中乏水士卒渴死者大半括退保綏德城永樂孤絕賊攻益急城陷禧與舜舉稷闔城俱沒初括奏賊兵來逼城見官兵整故還神宗曰括料敵疎矣彼來未出戰豈肯遽退邪必有大軍在後已而果然神宗哀禧等死贈禧吏部尚書舜舉昭化軍節度使並賜諡曰忠愍稷贈工部侍郎仍厚卹其家舜舉內臣也累擢文思使文州刺史參議涇原軍事五路出師無功朝廷再議興師舜舉入奏具言師老民困其言誠盡神宗爲之罷兵遷嘉州團練使卹延計議邊事稷始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後爲成都府路茶事初蜀茶額歲三十萬至稷加及五十萬及陸師閔代稷又加爲百萬稷以勞擢陝西轉運使以乏興降爲判官永興之陷俱死受舉且死望闕再拜曰願陛下勿輕此賊至稷死乃云臣則干苦萬屈語聞神宗又爲之一慟禧爲人狂疎而有膽氣好言

東都事畧 卷八十六
兵呂惠卿以此力引之故不次驟用先是惠卿在延州首以邊事
迎合朝廷已而去官沈括繼之遂請討伐种諤以鄜延之師深入
無功高遵裕以環慶之師至靈武城下狼狽而還陝西河東騷然
困敝天下共望朝廷息兵而沈括种諤陳進取之策復請城永樂
神宗遣禧經畫之既入賊境畧不爲備寡謀輕敵以至於敗自是
神宗始知邊臣不可信亦厭兵事無意西伐矣

東都事畧卷第八十六終

東都事畧卷第八十七上

列傳七十上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父池有傳光爲兒童時凜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爲家人講卽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卷至不知飢渴寒暑初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舉進士甲科僉書武成軍判官改大理評事爲國子直講龐籍爲樞密副使薦召試除館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中官麥允言死特給鹵簿光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纓以朝猶且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不可假以名器今給以鹵簿其爲繁纓不亦大乎夏竦卒賜諡文正光言諡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改諡文莊除史館檢討改集賢校理龐籍爲鄆州徙并州皆辟光通判州事時趙元昊始臣河東貧甚官苦貴糴而民疲於遠輸麟州

屈野河西多良田天聖中始禁田河西而虜得稍蠶食其地籍使光按視光爲畫五策築三堡河西益兵守之募民有能耕者長復之漸以紓河東之民而兵官郭恩勇且狂夜開城門引千餘人度河載酒食不爲戰備遇敵死之議者歸罪於籍罷節度使知青州光守闕三上書乞獨坐其事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光而光深以自咎時人兩賢之除直祕閣爲開封府推官修起居注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光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爲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災當益甚皆不當賀詔從之後遂以爲常遷同知諫院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時爲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太宗無子則小宗爲之後爲之後者爲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

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
疏三上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願以死爭
之於是鎮言之益力及光爲諫官復上疏且面言臣昔爲并州通
判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時仁宗簡默不言雖執政奏
事首肯而已聞光言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
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因令光以所言付中書光曰不可願陛
下自以意諭宰相是日光復言江淮鹽事詣中書白之宰相韓琦
問光今日復何所言卽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
琦知御史裏行陳洙與光善欲因洙諷光使之終前議俄有旨令
光與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因此達琦意時嘉祐六年也光復上
疏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卽行矣今寂無所聞此
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

人無遠慮時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仁宗大感悟曰送中書光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片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後月餘以英宗判宗正寺固辭不就職明年遂立爲皇子稱疾不入光復上疏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費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爲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禮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辭避使者不當徒反凡召皇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除知制誥光力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仍知諫院上疏言經畧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出於兵興權制非永世法及將相大臣典州者多